

吉林，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热土。走过白山松水，历经岁月洗礼，沉淀在内心的归属、安宁、平静，以此凝望这片无比熟悉、却又未曾仔细端详的面庞，记忆闸门涌出无数场景，穿越时空映出真爱大美。原来，诗歌并非一定在远方，景致又何须艳羡他地。咏叹与赞美，韵脚与荣光，早已融入山水、沁入心脾，蓬勃升腾的文化自信感召激励吉林人拥抱广阔时代，续写崭新篇章。

吉林的美流淌在“闯关东”的血脉里

爷爷籍籍山东。1958年，当沉寂的长白山脚下第一次响起“顺山倒”的伐木号子，爷爷拖家带口来到了长白山脚下的建设工地，用汗水拌着土坯垒起一座崭新的森林小镇，也筑起属于家族的安身之所。那是火红的年代，冬夏忙碌的汽车、火车将优质林木源源不断输送到大江南北；那是激昂的年代，“链子机”“爬山虎”“油锯”的轰鸣声穿透夜空回响在童年的耳畔；那是质朴的年代，街坊四邻的“地果”、杏李、苞米彼此分享，“咱们工人有力量”不仅唱在嘴上、更体现在腰杆上。这里有拓荒的激情，这里有满眼的苍翠。

一个家庭的迁徙反映一个时代的潮流，逐渐改变、构建、凝聚起一个地域的全新文化内核。发展困局是最清醒的目标、思想激荡是最无尽的源泉。人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并在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无数个漂泊定居的家庭，盘成了吉林的根、留下了敢于战天斗地的魂。逆境求生，这是世代相传的基因血脉，怎能割舍、怎敢懈怠？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启发激活这种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文化底蕴，让更多雄心壮志的草根集聚为英雄辈出的生动局面。

吉林的美萦绕在乡情的眷恋里

年少时从未觉得对那座山沟沟里的小镇有何牵挂，总是坐在教室里对那连绵矗立的大山暗暗发誓，

一定要考出去，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当终于“争气”地背起行囊、奔赴理想，却又总会想起原来站在庭院里就能看到的皑皑长白山顶，想起出门就能摸鱼戏水的清澈溪流，想起那没过膝盖的积雪、低垂屋檐的冰溜子，想起随着四季变换父亲下班带回的各色山珍……异乡求学工作的8年，硬生生把家乡的一

理想，处处皆可“中流击水”；只要脚踏实地，人人都能“浪遏飞舟”。人生之路，都跳不出“远看是前行，近看是归乡”的轮回。无数个去而复返的游子，聚成了吉林的情、坚定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心。振振君子，归哉归哉，这是跨越千年的古老传统，怎能决绝、怎敢有负？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张开臂膀、搭好“戏台”，护好赤子

的土地，让人无比珍视；用全部的奋斗、付出甚至青春诠释的坚忍，让人无法忘怀。吉林，恰好承载了一切、见证了一切。

岗位各有不同，战位一脉相承。一代又一代吉林人，以不事张扬、坚韧不屈的劲头，战风雪、斗严寒，护黑土、建良田，扛“红旗”、造“复兴”……也许吉林并不富贵，但内心一直“高贵”，因为生活的艰辛从未让人们“苟且”，始终坚持自己相信的那份执着。时代日新月异，冲击无处不在。在历史的峡江中前行，必将遇到浪花和泡沫，有涌起也有旋涡，也许恰是吉林这种独有的气定神闲、不急不躁、岁月静好，方能赢得时代馈赠、构建战略纵深。无数个饱含深情的父老，凝成了吉林的爱、谱写了忠贞无畏休戚与共的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生死相依的铮铮誓言，怎能遗忘、怎敢退缩？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调动起“众人划桨开大船”的磅礴伟力，稳扎稳打、厚积薄发，让更多“似水流年”的平凡书写出改变历史的精彩绝伦。

吉林的美充盈在振兴的希冀里

天蓝水清田肥，人好物丰景美，恰逢盛世，吉林人再出发。吉林的美从未如此尽情展露，吉林的美从未如此百花齐放。面对全面开放的宏伟蓝图，更加需要解放思想、重塑文化、更新理念，更加需要“拼”的勇气、“闯”的干劲、“活”的灵气，敞开“扬弃继承、开放包容、创新搞活”广阔胸襟，扛起“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重大责任。

无数个求真务实的规划，承载了吉林的梦、许下了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的愿。心之所向，皆为前方，这是面向未来的华美篇章，怎能错过、怎敢虚度？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把幸福美好的希望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用敢闯的血脉滋养、炽热的眷恋呵护、精诚的负重托举，让更多“静待花开”的守望凝结成照进现实的幸福吉祥！

山水情相依 厚土根相连

崔赫军

草一木、一山一水想了个遍，跟随着凛冽寒风传来的火车汽笛度过关山。对家乡的眷恋，不是牵绊而是召唤；对故土的难舍，不是悠思而是传承。根在哪里，叶子就要落在哪里；线在哪里，风筝终将回到哪里。归来未久，得偿所愿！

南渡自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家乡水墨、一份永生牵挂的故土情缘，更何况吉林本就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幸福感、包容心的地方。夜幕下的烟火、对友人的豪放……独特的环境气质吸引八方来客，呼唤四海宾朋。只要心怀

心、奏好锣鼓点，让更多魂牵梦绕的眷恋生出建设家园的不竭动力。

吉林的美镌刻在戍守的坚毅里

戍卫祖国北疆十载，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实为人生之幸，也得以领略了科尔沁的广袤、松花江的浩荡、老爷岭的险峻、龙岗山的蜿蜒、鸭绿江的幽深，熟知了一座座营盘坐落的城镇、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一个个挚厚良善的村民。被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浸染

1

老白城(即今天的白城、松原)人，总习惯地称脚下这片土地为瀚海，亦称八百里瀚海。一年夏走大庆，在萨尔图的表哥家里闲聊，大表哥也自豪地称大庆所处在“八百里瀚海”。于是乎，这“瀚海”便久久地翻腾我心……

你瀚海，我也瀚海，然这里何曾有海？心存疑问，便于平日阅读中对它留意起来。某日翻阅《汉语大词典》，从卷6中见它解释有三：其一是地名解。“其含义随时代而变。或曰即今呼伦湖、贝尔湖，或曰即今贝加尔湖，或曰为杭爱山之译音。唐代是蒙古高原大漠以北及其迤西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广大地区的泛称。”其二作沙漠解。泛指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及蒙古国南部的广大荒漠地区。其中，还引证了唐人陶翰的《出萧关怀古》，诗中有云：“孤城富瀚海，落日照祁连。”其三为都护府解。“唐都护府名。贞观中置瀚海都督府，属安北都护府。龙朔中以燕安都督府改号瀚海都护府。”简单地讲，即是唐朝在北方设立的政府管理机构，辖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辞书所云明确，然与所期甚远，其“海”特有所指，于是便心生“浩浩乎，平沙无垠”的苍凉来……

后来，从典籍阅读中，又获知“瀚海”一词在古时，也泛指一定水域。在汉代，人们即把今天的贝加尔湖称作“瀚海”，抑或北海。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就有：“(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是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且不说它打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情，可这些却让我跳出了之前的“瀚海”即是大漠的思维定式，由此知道它也可做一定规模的水域，可大亦可小，其名在人尔！

2

“瀚海”一词在我认识上产生飞跃，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年夏天。那次，与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专家裴善文老师邂逅于原新荒乡政府(今安广镇所辖)。相握后，于闲聊中得知他的课题组还在搞一个名曰“松嫩平原古大湖”的勘测考察，从专家口中得知了我们所处的地方，远古时曾是汪洋一片的大湖。

怎样的大湖？问它方圆，问其与我们的嫩江、洮儿河、霍林河的关系，回答不但有，而且还相当密切。那么，它又是怎样的大湖呢？一番追问，裴善文老师看出了我的兴趣。午饭后，他便借助办公室墙上的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用铅笔沿着古大湖的勘测点，勾勒了一个大湖的边界轮廓。起点始于黑龙江省的林甸、依安之间的三兴，然后依次经过齐齐哈尔东南的烟筒屯——镇赉县的坦途镇——白城——洮南——安定——乌兰花——通榆县的瞻榆——太平川——科左中旗东北——长岭——前郭尔罗斯——扶余——肇源——安达西，最后又回到始点的林甸与依安之间的三兴，一个近似的椭圆形。笔停三兴，他侧目于我，并告诉铅笔所勾勒的仅仅是古大湖沉积的厚层黏土层范围的

钻点。若包括湖滨，这大湖的实际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分布。问它面积，裴善文老师说：“至少在五万平方公里，六七万也都是它。”

再问大湖的成因？他便讲起了古大湖的前世——距今200万年—100万年前的更早新世时期，今天松辽平原中部是一片巨大的沉降带。在地质变化的影响下，这片大平原逐渐变成一片地势低洼的巨大古盆地。那时候，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雨密集而丰沛，每年的降水多集中在春夏秋三季。雨季虽短，可大量的降水却汇成一股股涓涓溪流，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于是便使这片巨大的盆地形成了烟波浩渺的大湖，这便是被今天地质专家命名的松嫩平原古大湖。

为证明它的存在，地质工作者还通过钻探等手段，在今天大安市的舍力、乾安县的令字井、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卡拉木、农安县的伏龙泉等地进行钻探，从中都发现了中更新世湖相沉积，这些都证明了古大湖的存在。与裴善文老师相遇后，“松嫩平原古大湖”便荡漾我心。

3

真的，认知古大湖之前，瀚海当是我心里最早的占据。可当知道了它的前世，古大湖就一

哦，瀚海

周云戈

直走心于我。二者相容，则得益于同为长春地理所另一个课题组专家们的接触，从他们对古大湖的解读中，依稀看见“八百里瀚海”的一路走来……

记得是2002年夏天，因工作关系，我与前来考察“嫩江古河道”的中科院长春地理所的课题组专家们有了工作上的交往。一天上午，我去了课题组专家所住的月亮泡镇岔古散村，与村支书谷国财、课题组长孙广友老师一起研究了那个村饮水问题。饮水的话题没多长时间，便与村干部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便把话题转到了“嫩江古河道”上来。提及这个，课题组长孙广友老师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古河道，话题仍旧从“松嫩平原古大湖”切入。

依他所言，古大湖时的原白城地区，便是这个大湖腹地，古人以“浩瀚”二字来形容。由此，我便联想起“八百里瀚海”来，问他这“瀚海”是否就是“松嫩平原古大湖”？他十分有分寸地说：“应有一定的关系。”如此，感觉“沧海桑田”这个有着深远意味的成语，便在脚下这片土地有了印证。至此，专家们所探源的“松嫩平原古大湖”，便与今天白城、松原、大庆等地人们所乐道的“八百里瀚海”有了完全的重合。

它如何就沧海桑田了呢？据孙广友老师讲，这还得益于那时气候，得益于那时的密集降雨。降雨在源源不断地给古大湖补水的同时，也将发源地山峦间和沿途的泥沙带到了这里。大约在距今百万年左右的“中更新世”末，松嫩平原古大湖地壳出现了缓慢的隆起，地表也不断地抬升，使得古大湖区陆续出现了陆地。到了距今约12万年的“晚更新世”，“松嫩平原古大湖”完全消失，并从中裂解出松花江、嫩江、洮儿河、霍林河等诸多水系来，各自形成了固定的河道，这便构成了今天白城、松原及大庆等地所特有地貌与江河走向。同时，它也框定了我们的家园——纵横的江河、星罗棋布的湖泊，还有



无尽的沼泽，于是乎这里成了飞鸟的天堂，猛犸象、披毛犀、大角鹿、野牛等大型古动物的家园和鱼的世界。再后来呢，这片土地上便响起了人类追逐动物的脚步声，由此在河畔、山岗处升腾起人间烟火……

4

“瀚海”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始于《史记》和《汉书》。至于人们为何要在“瀚海”前冠以“八百里”呢？不但是我，也一直是很多人存心的疑问。

间询百度，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八百里”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做数量词时，通常是对遥远路程的形容；它做速度时，是专门用来表示紧急情况下的信件传递——“八百里加急”。古时信件传输靠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驿站，一旦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那就必须按规定以每天300里的速度传递。紧急情况下，每天可以400里、600里、800里速度传递。它做地名时，“八百里”却是个真实的地名存在，即位于今浙江临安市东。《新五代史·钱鏐传》记载了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鏐奇袭王郢的故事。说的是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浙西钱鏐王郢发动叛乱，石鉴镇的将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叛军，上表推荐钱鏐为偏将，以攻打王郢。当时，黄巢起义军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人，在浙东一带声势十分浩大，快到临安时，钱鏐以为临安镇兵少而叛军多，用武力很难抵御，应当出奇兵来阻击他们。于是，挑选几十名强壮的士兵埋伏山谷，待黄巢的先锋军进入了伏击圈时，埋伏在这里的弓箭手万箭齐发，黄巢的先锋军大乱，钱鏐借机带领士兵斩杀了敌军数百人。之后，钱鏐便命令紧急撤离。临行时，他叮嘱路边的老妇人说：“后面有问我们去处的，就告诉他们‘临安军队驻扎八百里’。”黄巢大军赶到时，听了老妇人的话，不知这“八百里”是地名，于是撤退了，临安得以平安。它做名词时，原指是一种疾驰的牛。《世说新语·汰侈》载：晋王恺有良牛，名“八百里驳(bó)”。“八百里”是对其善于奔驰的“驳”的形容。辛弃疾在《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词里有“八百里分麾下炙”词句，即特指这种行如奔马的牛。它做形容词时，亦形容面积之大。亦如“八百里秦川”，指的是陕西北部的渭河冲积平原。而“八百里瀚海”呢？想来亦应如是。

一番穿越，感觉在“瀚海”前冠以“八百里”，还是古人钟情于它的宽阔浩大。而今天人们对它所念兹在兹的，想来除了世事沧桑的转化之意外，再就是感念它昔日的接纳与孕育、今天的寄望与承载。此外呢，还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人们的文化自信！

黑土掘金

皮影戏是东北民间的一门艺术，家乡人叫它“驴皮影”，也叫“耍影人子”。20世纪50年代，我的家乡有皮影戏，我小时候看过一次，印象不太深刻。记得在村子里宽敞的地方搭个棚子，露天演出。在棚子上挂一块很大的白色幕布，人们叫它“影窗子”。皮影戏必须在夜间演出，艺人在幕后操纵影件，影件透过影窗子出现在幕布上。操作影件的人和唱戏词的人在幕后配合一定要默契，皮影戏的动作要符合戏词内容。例如《杨家将》《水浒传》之类的戏：唱戏词的人唱到战马奔腾嘶鸣，将士在战场上英勇拼杀的场面时，他情绪激昂，面带表情，声音特别高亢响亮！这时在幕后操纵影件的人感情也要入戏，他双手不停地变换着影件的各种姿势，动作迅速。如果是比较斯文的戏，如《梁祝》《西厢记》之类的戏，唱戏词的人声音平和舒缓，幕后操纵影件的人动作也比较缓慢。

听老年人说，皮影戏的道具是用驴皮做的。皮子熟好后，把它裁成大大小小、方方圆圆的形状，然后在皮子上面画上各种图案：有山水花鸟虫鱼，有手握大刀长矛单枪匹马的武夫，有峨冠博带的才子，有着古装的美貌佳人，有文武百官的阵容，有两军对垒的场面……师傅接着用刻刀在驴皮上精雕细刻，做工精细。人物、植物、动物，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然后再涂上各种颜色。

制作一套皮影戏道具很不容易，往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我惊叹皮影戏艺人的聪明智慧，更佩服他们高超的技艺。

2023年5月10日，我采访了榆树市刘家镇马方村马方屯农民董占林，今年63岁。他的父亲董继臣，曾经唱过皮影戏。

董继臣21岁学唱皮影戏。他的师傅姓宋，马方屯人。新中国成立后，宋师傅组织一个“皮影戏班”，戏班有六个人：宋师傅、陈国军、陈国文、寇庆先、王占山……前辈宋师傅是戏班负责人。戏班成员有的唱“青衣”、有的唱“生”、有的唱“旦”……董继臣唱“黑头”(猛将张飞等人物的唱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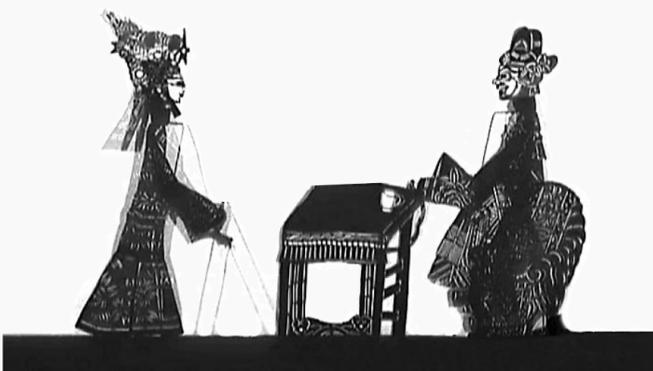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榆树县城里皮影戏院。农闲时，宋师傅就带领戏班人员到县城皮影戏院演出。当时这个戏班很火，经常在家乡一带演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那时候，皮影戏有点儿像现代的电影。农闲时，在夜间演出皮影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那里农村还没有电灯，演出时用豆油灯，后来用煤油灯，灯里面用棉花条做捻子，浸在煤油里，露出捻子一端点燃。煤油灯形状像一个壶，能手提，能挂在墙上或木杆上。

艺人在后台操作影件，可一个人操作或几个人分别操作。有时一个艺人唱戏词，另一个艺人在他身旁操纵影件。影件投射到幕布上，观众就看见了。董继臣是唱“黑头”的，他能一边唱一边操作影件，唱词内容和影件动作必须是一致的。这可是真功夫！董继臣唱功好，声音洪亮，观众爱听；操纵影件动作娴熟，从不出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皮影戏在农村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宋师傅这个皮影戏班，六位艺人的唱腔更是榆树乡土韵味，很亲切，所以观众爱听。

皮影戏是民间艺术瑰宝，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们有责任把它挖掘出来，记录下来，留给历史。

榆树曾经的皮影戏班

吕桂芹



我们这疙瘩